

9
8
7
6
5
4
3
2
1
0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白3
門
印
1225
卷
114

舊本作小學外篇善行卷之四



春
和
印

小學合璧卷之六

明 天台 陳 選 註

陳 際泰 纂輯

陳 仁錫 參訂

日本 廣瀬 山中幸武 校正

善行第六

善美也。行事也。善行者人所行之美事也。此篇皆載漢唐宋以來賢者所行之善事。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

河南人姓呂名希哲字原明仕

正獻公之長子

乃是宋哲宗朝丞相封申國公謚正獻公。呂公著之長子也。○長去聲。

申國

家簡重寡默

居處家庭之時簡要厚重寡省於事沉默慎言。

不以事物經心

不以外事外物於心。

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

而榮公之母申國夫人乃魯參政宗道之女天性嚴正而

集成云善行總序見嘉言篇首舊本六下有上字集成標題云本篇凡八十一章實立教八條實明倫四十五條實敬身廿八條○呂氏家傳舊本榮作榮下章同今並從集成及集疏注並同注字作宇申國公字晦叔與司馬光同心輔政長上聲竹田定直曰經々歷也與下文經於耳經字同集疏云妻從夫謚故稱申國夫人舊本無度字今從小學諸本

教子雖甚愛公，雖則甚愛榮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教訓榮公，事必依有法。

句讀云祁大也縛繞也縛
繩所以纏繞袴管者亦謂之偏

半法度甫十歲始十歲，而行矣。日亦必侍立親側，終日不敢怠惰也。日必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朝見長者，見音現。在父母長者之側，侍於尊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巾足之襪脰之縛袴，身之衣服皆不去。唯謹，唯謹者又加整飭，行步出入，行步或出，或入之際，無得入茶肆酒肆，不得妄入茶店酒店，行必由於正。市井里巷之語，鄙俗之語，鄭衛之音，哇之音樂。

舊本注飭作飭

舊本茶作荼今從小學諸本注同，集疏云肆市舍也，字彙云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古於汲水處，為市故稱市井，竹田定直曰鄭衛之樂淫靡故後世稱淫樂為鄭衛之音，不止二國之音。

書言故事注云通判，府之事也，通鑑云宋太祖乾德元年，几軍民之不正之書，非禮之色，禮之色，未嘗一接於耳，是聽必由，是視必由，行步或出，或入之際，無得之書，通判頴州，頴州郡名時，呂正獻公於仁宗皇祐元年為頴州通判。

歐陽公適知州事

歐陽

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招請延待之使教榮公及諸子，先生端坐，先生端坐，召與相對呼召，向，前，與之相對，終日竟夕，自朝至暮，不與之語，不與之言，諸生恐懼畏過差，榮公及諸子弟於學業言，先生方略降辭色，魚先生始少舒緩，言辭顏色，以待之，其嚴毅方正，如制行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招請延待之使教榮公及諸子，先生端坐，先生端坐，召與相對呼召，向，前，與之相對，終日竟夕，自朝至暮，不與之語，不與之言，諸生恐懼畏過差，榮公輩恐懼畏服悔悟，知改，外而就學則有師，母教訓之嚴切，故公德器成就，所以榮公之德行才器有所成就。

此時公方十餘歲，公是呂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內在家庭則有父之篤，外而就學則有師友化導之誠篤，故公德器成就，所以榮公之德行才器有所成就，大異衆人，出類拔萃，大有異於常人。

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

人性本善而氣質不同，苟內而

舊本注在作有

句讀云行成曰德才成曰器

舊本伏作服今從小學諸本集成辭作詞

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興長吏均礼大州或置二員，楊文公談施云即古監題云知其官集成立，歐陽公遺事公還朝力薦公，章句云自正獻公言為諸子自焦先生言為諸生，又云或終一日或終一夕也。

公名修字永叔，時為潁州，焦先生子之伯強客文忠公所，知州故謂適知其州之事，生姓焦，名千之，字伯強，作客寓於文忠公之衙所，歐陽公後官至參知政事，卒後賜謚文忠公，故後人稱文忠，嚴毅方正，為人性，方正，制行，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招請延待之使教榮公及諸子，先生端坐，先生端坐，召與相對呼召，向，前，與之相對，終日竟夕，自朝至暮，不與之語，不與之言，諸生恐懼畏過差，榮公輩恐懼畏服悔悟，知改，外而就學則有師，母教訓之嚴切，故公德器成就，所以榮公之德行才器有所成就，大異衆人，出類拔萃，大有異於常人。

程子曰天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教化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也
舊本注蓋作蓋呂氏童蒙訓舊本待並作侍今從小學諸本注及下章注並同溫之字景山溫音溫句讀云鍾聚更再益增也

家庭無賢德之外無嚴師友外而就學無嚴切而能有成者少父兄以教訓之師友以切磋之

矣

而能有成就其德器者蓋無矣

女也

諱即名也生曰名死曰諱呂榮公之妻姓張故稱張夫人乃是翰林侍制張溫之幼女也

最鍾愛

父母最愛之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溫之之幼

然居常至微細事教導之亦必遵以法度如飲食之類

其父

最鍾愛

溫之

制河北都轉運使矣

彼時張溫之以為待制之官後又在河北道都轉運使已貴顯矣其示女猶如此之儉可謂有

益

許

更

進

者

教

以

習

儉

也

魚肉不更進

魚肉之味不過適口不

過

口

不

足

也

也

都轉運事文類聚曰宋初曰勾當計度轉運事

使去聲家法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指溫之之女嫁歸呂榮公

夫人之母申國

夫人姪也張溫之呂公著二人之妻皆參政魯宗道之女故張夫人之母居長而為申國夫人之姪也

一日來視

見舍後有鍋金之類

見女私室房舍之後有

鍋金造

飲食之器

時張公已爲待

魚肉不更進

魚肉之味不過適口不

過

口

不

足

也

飯羹許更益

飯以充飽

羹以侑飯

亦為細務

且如飲食之

飯羹許更益

羹以侑飯

亦為細務

且如飲食之

飯羹許更益

羹以侑飯

亦為細務

且如飲食之

飯羹許更益

羹以侑飯

亦為細務

且如飲食之

飯羹許更益

羹以侑飯

亦為細務

鍋音戈

樂甚不謂申國夫人曰告于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豈可容兒童於房之作其嚴如此其張待制家法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唐朝時姓陽名城字九宗為國子監司業引諸生告之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大凡為學者所以學為忠孝也溫清定省禮之大者諸生今在大學內有久不回家省視其父母者學內有久不回家省視其父母者三十人於陽城還家養親者二十人

三年不歸侍者斥之其中有三年之久不歸侍親者斥之

○安定先生胡瑗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病隋朝唐朝以來設科取士之法其出仕進用者專尚文辭浮華而遺棄經書要義聖賢事業皆不講明苟且貪求俸祿財利其弊流于今日缺除及爲蘇胡二州教授

章句云條約教法之條件
禁約也先去聲

舊本注蓋作蓋

懇口狠反為去聲

劉眉波反

懇口狠反為去聲

劉眉波反

舊本傳作傳今從集成及集疏注同

舊本傳作傳今從集成及集疏注同

舊本傳作傳今從集成及集疏注同

舊本容作容今從小學諸本注同言行錄云公在蘇湖二州教學者必以明

射適用為本初公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仁宗朝劉彝賜對上問曰卿師何人彝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胡先

及安定先生住蘇州湖州教授之時嚴條約以身先之嚴肅其法條約束之法躬行以率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必着公服終日不怠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謹嚴為師為弟子之禮法上然誠實切到為諸生講明之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治已治人之道此即經書之要義學徒千數日月刮劙以日之漸以月之久刮去其昏垢劙潤其光澤謂成就其學業○刮古滑反劙音磬文章皆傳經義傳依也作文章皆依聖賢經義○傳讀作附其師說遵信師閻待制仍領學士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學徒衆多舍宇不能容其居其在湖學後為大學後安定為國子直講進職天章置經義齋安定先生在湖州學設教之時置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擇諸生中之識見疎通有器局量者居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置立治事齋事齋經義齋者治事齋者

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

材器局量者居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量者居經義齋

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每人各隨其材之所長而教之專治一事其或材有兼長者則又兼治一事

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如治農事治兵事與夫水利之事算數之類各以其材而任之也

其在大學亦然安定後來在大學佐直講之時設教法亦依此條約而行

其弟子散在四方後來學者衆多散在四方

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不拘人之賢者愚者皆循循然不越禮度儒雅而謹飭

其言談舉止言辭動靜遇之其禮度異常

爲先生弟子不問可知其為安定之門人也

其學者相語稱先生天下學者皆宗

先生言於朝曰陳言朝之教出於一門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不問便可覩其師

相語稱其師明道

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乃安定先生也

○明道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然得賢才則可以化成天下是得賢才又爲正風俗之本也

○明道文集朝音潮明夫聖人射用以為政教之本者臣師之力也舊飭作飭注同

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備足爲師表者其

又為作其今並從小學諸本句讀云學者皆尊師故稱先生則知其為安定明道文集朝音潮讀云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衷旨云為本見治天下不止于此而亦不外于此宜先云又云此專以得賢才爲主見賢才得而可正

又為作其今並從小學諸本句讀云學者皆尊師故稱先生則知其為安定明道文集朝音潮讀云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衷旨云為本見治天下不止于此而亦不外于此宜先云又云此專以得賢才爲主見賢才得而可正

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
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
費力矯據久之成熟則自
然丕變矣

舊本考作古今從小學諸
本句讀云制置也又
云鶡謂制定之解猶貢也
額猶數也宋元豐中以利
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
葉氏曰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
可賓敬者吏師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
士行之法舊本音法去作云生末作未句讀云繫文史續之類師儒之官不責以小文所以專委任也行檢謂行誣名檢務其實觀光易觀卦程子曰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韋句云謂四方士人頤觀光者堂儀引入觀集疏云名檢以名節檢身

之爭每月考試其高下則是使之爭競於聲利之場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請改定爲課業除月試而有所未至所作課業於理有未足處則學官召而教之則爲師道更不考定高下更不必煩考定制尊賢堂以延天下其方之高下者召而教之則爲師道道德之士道明德立之士制堂以延納之土以絕奔競之私也○鶡子全反解居監及去上聲鶡子全反解居監及去上聲省繁文以專委任減省繁文未節專任師儒之宜勤行檢以厚風教勉勵行誣以名檢以篤風化之原○行去聲天下學士聞風興起不惠教化不歸于厚也

及置待賓吏師齋吏師齋謂通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立觀光法觀光者觀見上學於伊川橫渠之門約盟約也立約以齊鄉人之心言如是者亦數十條其立法有如此者亦有數十條之多○藍田呂氏鄉約曰藍田縣名呂氏兄弟四人長太忠次大防大鈞大臨受學於伊川橫渠之門約盟約也立約以齊鄉人之心言其有過惡及違亂鄉約者鈞作約今並從集成標題及集疏德業云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義

後生御儻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礼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又云犯義之過一曰交關訛二曰行止踰違三曰交行不恭遷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禮俗云又云謂婚姻喪葬祭祀患矜作教上冊作民集疏生下有曰字句讀云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於止之事物盡性即誠意治國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又云窮理即致知至於平天下之事又云循序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凡同約者德業相勸有德有業各相勸勉以成其德過失相規有過有失各相規戒以至於善禮俗相交婚姻喪葬書問慶吊之禮鄉俗互相交接患難相恤或遇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詬罔貧乏各相矜恤○有善則書于籍其有過惡及違亂鄉約者亦書于冊籍示以為戒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於至第三次亂約而行之以責罰不改者衆棄絕之使不與約也○明道先生教人人材教育自致知

至於知止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知止者格物知誠意

應對涵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涵掃應對小學之教也循循有序皆循循學而入大學教有次序也

至於平天下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意不自欺則心正身修推之家國以至於平治天下失天下之道處下而闖高闖門中視物所見不廣也下謂涵掃應對之學高謂窮理盡性之道序漸進處下學而不誠乃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而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
矣 吳氏曰 行遠自近升
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
學之序言之灑掃應對近
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
遠者也以大學之序言之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
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舊木平天下作天下平
又捨作舍又趨作超注
同今並從小學諸本注
大作太○後漢書列傳注
少去聲舊本注休映作
經謂偏歷道路之艱危
林挾今從集成及集疏
句讀云員謂以背負之備
謂偏歷道路之艱危
經謂偏歷道路之艱危
難去聲數音朔句讀云數頻也
謂欲脣革以去也舊本注叔
上可上並無有字句讀及
集疏詞作辭恩音願
舊本德作願注同又犯
作殺今並從小學諸本
裸魯果爻洗穎典反

讀云數頻也初欲謂欲
脣革以去也舊本注叔
上可上並無有字句讀及
集疏詞作辭恩音願
舊本德作願注同又犯
作殺今並從小學諸本
裸魯果爻洗穎典反

舊本注崔作顧李氏曰
江革常為易而處變為難處
他以為易而家為難在古

則易而居衰世為尤難若
江革薛包諸子之行可謂
衰世之中善處變而能盡
乎孝者也史傳載之獨行
非子朱子表而出之又何
以為人子之勸哉○後漢
書劉平傳序好行並去
舊本跋作歐今從句讀及
集疏聲號音豪跋音嘔
於今從小學諸本

注省下有洒灑三字今從
句讀

章句云弟子上無諸字熊
也古人姪亦謂之子

舊本注子上無諸字熊
氏曰奴婢取老而曰若不
云所以安子弟之心也三
者皆舍美而取惡蓋以父
母之所愛為心非為橋也
又曰頗顛頮屋傾狀李
氏曰予之於親一躬而分
如魚依水不能斯須相離

用之莫不畢給莫不
薛包好學篤行後漢汝南人薛包
家學孟嘗好問學而
父娶後妻而憎包父再娶妻而
於行又篤厚父娶後妻而憎包父
夜號泣不能去薛包以父母無可去之道
至被毆杖不得出居外不得已出故日夜號泣不肯離去
不得已廬于舍外不得出居外乃出居於里門乃出居於里巷之門晨昏不
寐定省之禮積歲餘積累孝誠及諸子因欲
千後服喪過哀後父母死服喪過於哀戚
家分財各居若汝也指弟子也謂汝不會使令也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人與我共歷家事已
久我所便習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田地自取其荒
廬舍自取其頓曰吾少時

右實立教

九八

江革少失父東漢臨淄人江革字次翁

一字休映幼年喪父

獨與母居遭天下亂

王莽末年天下兵亂盜賊並起

欲將江革而去者並皆興起

將去或有刦掠採拾之物

凶險阻滯之處常採拾以爲養

途中乏食常常採拾草木之實以供養其母

數遇賊或刦欲

在無人詞氣原歎愿歎誠

供養其孝不供養其孝不

是不忍犯之賊憚其孝不

或乃指避兵之方

忍加兵殺之

遂得俱全於難

母子全轉客下邳

行備供崔與入得錢

於患難轉遊

行備供崔與入得錢

裸窮裸跣露足也

下邳貧窮裸跣露肉也

便身之物雖至食之

遂得俱全於難

母子全轉客下邳

於母身便

薛包好學篤行後漢汝南人薛包

家學孟嘗好問學而

父娶後妻而憎包父再娶妻而

於行又篤厚父娶後妻而憎包父

夜號泣不能去薛包以父母無可去之道

至被毆杖不得出居外故日夜號泣不肯離去

不得已廬于舍外不得出居外乃出居於里門乃出居於里巷之門晨昏不

寐定省之禮積歲餘積累孝誠及諸子因欲

千後服喪過哀後父母死服喪過於哀戚

家分財各居若汝也指弟子也謂汝不會使令也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人與我共歷家事已

久我所便習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田地自取其荒

廬舍自取其頓曰吾少時

也離則冠矣兄之於弟分形連氣如手之與足不能不相愛也不相愛則傷之者至矣包之不幸始也父

出之積歲餘而始還之終也弟子分異之雖中分其財卒復賑給之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後世父

子異居以為煩命兄富弟貧不相救濟以為衣食各異者其可哉

數音湖復去聲○晉書列傳王覽其弟也舊本注琊作琅諧側禁反

所理辭曰我少年時所治者

意所戀也心意所愛

器物取其朽敗者日用

器具什物取其朽敗者

田我素所服食辭曰我平素所

身口所安也服御飲食之慣

所安於子弟數破其產

厥後弟子數破敗

朽寢敗壞者此物也

弟于數破其產

其所分之財產

使祥掃除牛糞

以已財賑

所安於歸鄉賜米千石歲起居賜牛酒年八十餘以壽終

王祥性孝晉朝

鄉人王祥字休徵

天性至孝父再娶妻朱氏心性姪悍不愛王祥

數譜

之數數於父前譜毀之由是失愛於父從此不得

父母有疾衣不解帶身着衣裳

而湯藥必親嘗其寒暖之宜

母嘗欲生魚繼母朱氏嘗思

得鮮魚食之

而祥愈恭謹王祥承命亦加謹敬

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未嘗解帶

每使掃除牛下常

使祥掃除牛下常

除牛糞

祥愈恭謹王祥承命亦加謹敬

父母有疾衣不解帶

身着衣裳

時天寒冰凍祥鮮衣將剖冰求之

王祥臨池脫衣

將欲剖冰索魚

冰忽

自鮮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持歸以供其母

母又思黃雀炙其母

炙其母

舊本注歎作歎

句讀云丹紅色柰果名

晉書孝友傳袁蒲侯反

衷旨云此錄儀所由死以哀之不臣于晋之故

集成無昭司馬三字昭字子上懿之子師之弟謚文王子炎墓魏追尊晏帝廟稱大祖舊本於作于今從小學諸本集成及句讀耶作耶

儀對曰司馬昭欲歸罪于下

誠之至是如此

能萬厚於孝道純

王祥即抱柰樹而泣恐

祥孝誠感動于天所致也

其柰有拂親之心也

其篤孝純至如此

王祥

有丹柰結實

有葉丹柰

母命守之繼母命祥

每風雨

每遇風雨時

祥輒抱樹而泣傷其柰有拂親之心也

其篤孝純至如此

王祥

馬欲委罪於孤耶

司馬謂王儀也孤昭自謙稱也謂王儀任司馬

之職實參軍之謀理應任責乃欲歸罪於我耶

遂引出斬之。○遂命左右曳出斬之哀痛父非命。

王哀痛念父死於無罪

於是隱

句讀云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
辟音璧

舊本于作於今從小學諸本

又柏作柏今從集疏注同

舊本蓋作蓋

計口算家口所食不多種

也度身量家人所衣不多

舊本蠶作蚕今從

句讀云哀今蓼莪詩辭

三復謂再三反復誦之

朱子曰言父母生我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音

舊本改作敗

居教授

於是隱居不就。三徵七辟

朝廷三次徵召七次除官也

盧子墓側

結盧於父母之墓側

旦夕常至墓所早晚常拜跪

行省謁

攀柏悲號

攀援柏樹悲痛號哭

涕淚着樹

鼻涕眼淚着於柏樹

樹爲之枯

樹亦為枯死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未嘗不三復悲

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於是其門人受學者皆棄蓼莪之篇而不

流涕

未嘗不三復感而流涕也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

計算人口之食以力田畝

度身

而蠶

度量家人之身以事蠶桑

或有密助之者

或有人密地助之以財者

喪皆不

聽

王哀痛父死於非命不及

及司馬氏篡魏

司馬昭沒其子司馬炎於魏咸熙三年廢魏元

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

王哀以父被昭所害所以不面

閼而以示不臣于晉

以喻己志不臣

○晉西河人王延

時西河縣人

王延字延元

事親色養

奉養父母能承順其顏色

夏則扇枕席

夏月恐親之熱扇枕

全衣

自家身體無

而親極滋味

於父母則極其甘旨之養

○柳玭曰崔

山南昆弟子孫之盛

山南姓崔氏名璿字從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

祖母唐夫人年高無齒

曾重也王母尊如王

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

曾祖母也

每旦梳綻笄

每日旦梳髮總髻

拜於

階下卽升堂乳其姑

即升堂以乳飲其姑

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

人忽一

而康寧

由是長孫夫人賴唐夫人孝養不喫米粒

一日疾病

長孫夫人

小學合璧

門進止有常處 進止皆有常所 郎僕射竊識視之

郎與僕射之官竊記視其出入進止

集成進止作止進舊本
注無進字即作卽射
音夜識音志
景帝諱啓文帝子句讀
云洗之言先也太子出則
前道也前漢書百官表
云太子少傳太傅之屬官
也洗蕪典反舊本注
孺作儒武帝諱徵景帝
予主爵云百官表云掌
列侯數音朔
舊本侯作侯今從小學諸
本注同

之不失尺寸 不越尺寸之地 ○汲黯景帝時爲太子洗馬 洗馬
東宮官也汲黯字長孺漢景帝時爲東宮洗馬之官
武帝即位召爲主爵都尉命爲主爵都尉之官
以嚴見憚因其威嚴正直武帝畏憚之
武帝卽位召爲主爵都尉命爲主爵都尉之官
以數直諫因其數數直言以諫不得
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當是之時皇太后之弟封武安

音注無音字注頭作賢顏師古曰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曰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句讀云六蓋吉效唐虞之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地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神仙之類胡氏曰所謂欲者如好征伐好遠以爲武或崇尚佛釋以爲清或希慕神仙以爲高

禮 田蚡貴寵弗答禮 黯見蚡獨汲黯丞相○蚡音念未嘗拜見田蚡未嘗屈意以拜揖之而已

上方招文學儒者 武帝方欲招延天下文學儒者 上曰 武帝與汲黯議曰 吾欲云

云 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 黯對曰 汲黯對言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內多私欲而外假仁義之名以欺衆也人臣不敢違稱天子故以陛下稱之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如

雖污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感人心雖強於行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莫大乎寡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人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注懼作惧

舊本數上聲集義作詫

舊本注大作人

小補韻會云賜告者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標題云漢律云予告得歸賜告不歸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也

亡音無章句云瘉通作愈病瘉也舊本也下有助對二字又主作子今並從小學諸本

史記作踰過也少去聲

上怒變色而罷朝 武帝怒其直言觸突改變其色而退朝 公卿皆爲黯懼 公卿以上忿怒 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顛也 之愚直也 群臣或數黯 僚屬或有責其不 黯曰 汲黯答曰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天子設立三公九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 寧令順從諂諛承迎其意 陷主於不義乎 陷溺君王於不義之地乎 且已在其位 在大臣之位理當犯顏直諫

縱愛身 縱欲保愛其身 杳辱朝廷何 如羞辱朝廷 黯多病 黯多疾病 痘且滿三月 二漢法病滿三月 不愈者當免官 上常賜告者數以養病者多次也 上常賜告者數以養病者多次也終不瘞 黯病然不見愈也 最後嚴助爲請告 最後侍中嚴助恐黯免官又爲之請休假 上曰 無

不瘞 見愈也 最後嚴助爲請告 最後侍中嚴助恐黯免官又爲之請休假 上曰 無

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至於其輔佐幼君保守成業 雖自謂資育弗

卿作卿

尊其生路，入見至尊。入而朝見至。吾自導卿脫。我自以善教卿脫罪，至

而教之言。

善行

尊有問。至尊問及其事。但依吾語。但當依我之語以對。太子見帝。太子朝

文作大。舊本死作罪今從小學諸本。舊本死作罪今從小學諸本。

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備言高允為人小心敬畏謹慎周密且又微職卑賤不能專事制由

崔浩

國書之文其制作皆由

崔浩所作乎

對曰高允

臣與浩

請赦其死。敢請赦宥高允之罪。帝召允問曰

大武乃召

高允問曰

國書皆崔浩所作乎

對曰高允

臣與浩

共爲之

臣與崔浩共作

至於著述

據高允之言其罪有大於崔浩

對曰高允

臣多於浩。臣又多於崔浩。帝怒

至

於著述

據高允之言其罪有大於崔浩

對曰高允

臣多於浩。

謂總領其大綱

裁度之而已

對曰高允

何以得生。

何可以容其罪而得生乎

太子懼

太子懼其將殺乃為之釋辭曰

天威嚴重

天子威儀嚴重可畏

允小臣迷亂

失次耳

亂不知次序如此高

臣卿問

臣太子自稱也言卿時詢問

皆云浩所

句讀云失次謂所對矣其容作容

句讀云失次謂所對矣其容作容

句讀云失次謂所對矣其容作容

句讀云失次謂所對矣其容作容

句讀云失次謂所對矣其容作容

云卿音向舊本宮作官

云卿音向舊本宮作官

云卿音向舊本宮作官

云卿音向舊本宮作官

云卿音向舊本宮作官

又下臣下有之死二字今並從小學諸本

又下臣下有之死二字今並從小學諸本

又下臣下有之死二字今並從小學諸本

又下臣下有之死二字今並從小學諸本

又下臣下有之死二字今並從小學諸本

集成弓作句弓音蓋

集成弓作句弓音蓋

集成弓作句弓音蓋

集成弓作句弓音蓋

集成弓作句弓音蓋

句讀云直哉贊其直也

舊本也作耶今從句讀及集疏集成作耶

舊本也作耶今從句讀及集疏集成作耶

舊本也作耶今從句讀及集疏集成作耶

舊本也作耶今從句讀及集疏集成作耶

舊本也作耶今從句讀及集疏集成作耶

舊本注其道以上八字分
在本文榮辱下 理作別

舊本容作容今從小學諸
本注同 靜脩劉氏曰高

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
亮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

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
所以為僥倖之資又以不

奉東宮指導為忍負黑子

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遺辭
之際輕為增損使名忠亮

之心不白豈直筆可信之

義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

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遺辭
之際輕為增損使名忠亮

之心不白豈直筆可信之

年方今夫婦父子兄弟之

欲求事君

欲求應舉入仕以事君上

而先欺君

先崩欺可乎於理

寧遲

緩數年

寧可遲緩數年修德問學以俟其命

不可行也

欺君之事不可行也

○崔玄暉母

盧氏

唐崔暉字玄暉為戶部員外郎其母盧氏

嘗誠玄暉曰

常教戒其子崔玄暉吾見姊兄

兒子從官

龜田郎中辛玄馭曰

姨兄盧氏之從母姊妹兄弟也辛姓玄馭名兒子從官

好消息

此是做官廉潔

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

若聞貲富足

此惡消息

此是做官必為貪污故非好消息

吾嘗以為確論

實之論

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

其父母但知喜悅

其父母但知得財而喜悅

竟不問

此物從何而來

竟不察其所得何由

必是祿俸餘資

若是祿俸餘剩之物得於君上之賜

小學合璧

善行

十五

句讀云非理亦如竊官物
剥民財皆是咎罪也
別彼列反
舊本注免下有已字

舊本遵作尊今從小學諸
本注同

舊本待作賤
注職作賤

呂氏雜錄舊本待作侍
今從小學諸本注同

觀字思正謚文孝句讀
云參政官名

集疏官作宦

誠亦善事寔為善事如其非理所得如若貪汚得於非理此與盜賊何

別此等之人與盜賊何所分別

內自省察知愧於心

守職法見稱于時後仕至唐中宗朝宰相皆母之教

定初登科於初登科第時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

公於初登科第時與二同年登科友人謁見參政姓張

三三人同起身請教三人起身致敬請教做官之法張曰張觀某自守官

以來張觀自從做官至於今日常持四字常持守四箇字為本勤謹和緩

和於待久緩於處事勤謹者怠緩一字勤謹和既

聞命矣三字既得聞其教失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年者應聲答曰勤謹和既

色作氣曰色作辭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

舊本注容並作容句讀云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客不忙迫之謂耳

句讀云未聞猶未喻也

貝原益軒曰蓋為事固宜敏不可怠慢然為之急遽不謹則必不免有過失徐緩而後寡過故程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舊本注及下有政字○

程氏遺書袁旨云舊古字作講熟之意上齋作齊下齊作斎

則呂氏童蒙訓舊本榮作榮今從集成及集疏注同句讀云官守以官為守也

舊本注下職作賤

集疏云以上實君臣之義

句讀云守邊曰戍戍春遇反

小學人集

且行時屬孝婦曰且其臨行之時
舟託於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我往從戌或生
或死未可預知

舊本無時字今從小學諸本屬朱欲反幸有老母所幸者有老母在堂無他兄弟備養別

舊本注養並作奉

孝作老

立家作家立

孝作老

集成立及句讀并從本注憐作怜

舊

舊本養作奉下同今並從小學諸本夫音扶養去聲

全奉養

兄弟以全奉養

孝作老

立於世將何者為人
以立身於世欲自殺乃欲
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父母恐其自殺
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姑年八十餘年以天年終以天命受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孝婦盡易賣其田地屋宅
財物營造塚壠以葬其姑終奉祭祀終身供奉
宗廟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後來淮陽之太守以孝婦之事實奉聞于朝復之復除也謂除免其家之差役
○復音福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朝廷乃遣使者賜與之與○與號曰孝婦故當時朝廷賜號曰孝婦宣嘗就少君父學鮑宣嘗就學業於少君父父奇其清苦少君之父奇異其能勤學故以女妻之故以女少君嫁妻之○妻去聲裝送衣裝贈送之儀嫁資賄甚盛資財賄甚為富盛宣不悅謂妻曰鮑宣不喜告于妻少君曰少

句讀云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使者之使去聲也章句云徭役皆無所干預也與音預舊本與作典注及音主並同又曰下有陳字今並從小學諸本注同後漢書列女傳句讀云學以清苦而成行也奇也舊本注與並作典

賄呼內反

句讀云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約即清告之謂

君生富驕少君生於富家有騎奢之家

習美飾習用華美裝飾

而吾實貧賤我寔

不敢當禮不敢當此盛禮

妻曰其妻少大人以先生修德守

故使賤妾侍執巾櫛君答曰

大人謂父也先生謂夫也謂父

約大人能修明德業持守儉約

也故遣我侍從

執奉巾悅梳櫛此盛禮

惟先生能修明德業持守儉約

笑曰鮑宣喜而笑曰能如是能果如此

是吾志也願也

惟命是從惟君子有命當聽從

宣共挽鹿車與鮑宣共牽

與

御服飾少君乃將侍御婢妾衣服首飾盡還於父

更着短布裳換着短布衣裳

提甕出汲親提甕盆

脩行婦道修行女婦之道

與

宣共挽鹿車與鮑宣共牽

歸鄉里還歸

拜姑禮畢拜謁其姑行禮

鄉邦稱之由是鄉里邦國

皆稱既其賢○曹爽從弟文叔

曹魏時宗室曹爽其從

弟曹文叔○從去聲

妻譙郡夏

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之妻乃是譙郡人姓夏

侯名文寧者之女喚名令女

文叔蚤死

閨音缺

斷音短

舊本注無從字

舊本死作滅今從小學諸

本集疏婚作昏

強上聲

舊本注憐作怜

舊本注同

舊本注沮今從小學諸

注蓋作蓋

舊本寢作宮今從小學諸本

之少懈 防備之久令女於是竊入寢室 令女於是潛以刀

斷鼻

用刀自割其鼻

蒙被而卧 橫掩被其母呼與語其母呼令不應

令女

發被視之而視其被

血流滿床席 鼻血流出滿於床席舉家驚惶

不答

驚恐惶惶

往視之莫不酸鼻 有如酸鼻者其

舉家之人

發被視之而視其被

其母呼與語其母呼令不應

或謂之曰

或人勸之言曰

何辛苦乃爾

何為斷髮截耳割鼻無不酸痛

且夫家夷滅已盡 且汝夫曹文叔之家

無遺類

守此欲誰爲哉 守此節義欲與誰人爲之

令女曰 答曰 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聞仁者之人不以時之盛衰而改其所守之節

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亡以變其所執之志

曹氏前盛之時

且我夫家曹氏前日榮盛之時尚欲保終

尚欲保守節

以終其身

况今衰亡 曹氏前日榮盛之時尚欲保終

何辛苦乃爾

何為斷髮截耳割鼻無不酸痛

且夫家夷滅已盡

且汝夫曹文叔之家

人生世間

於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 有如輕微之塵棲止於弱草之中易於分散

得婦道

盡女婦孝

宗妻盧氏

唐朝人姓鄭名義宗其妻盧氏

畧涉書史

畧涉於書史謂其精專也

事舅姑甚

踰垣而入

越牆而入其家

姑老不能出避

盧冒白刃至姑側

撞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

家人之所以別為獨不恐懼

委棄乎

何況姑之至親為子婦者可不救乎

若萬一危禍

尚欲及于姑

○唐奉天竇氏二女

唐朝奉天縣竇氏家有二女

生長草野

其言十載之下凜然猶有
生氣嗚呼天理民彝之在
人心終古而不泯滅者於
此見矣

句讀云村落村居也匿藏
也或音裔

句讀云前謂前行舊本
注聲作整

句讀云前謂前行舊本
注謂官正

尹爾雅云正也注謂官正
也字彙云官名今俗呼

縣令曰今尹

句讀云蠲除也蠲音涓
別章句云以上實夫婦之

後漢書獨行傳 繆音木
形音容

其村落唐代宗時永泰年間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
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避匿其身陷於岩穴內曳出之被賊拖引而出驅迫
以前驅迫賊陣之前臨壑谷深數百尺路徑壑谷下深險數百尺其姊先曰
謂曰大義不可受汚辱卽投崖下而死投於崖下其姊先曰
身於石崖之下遂喪其生其姊死群盜乃捨之而去捨棄之群盜乃
折足破面流血損折其足破壞其面流血幸而不死其妹繼之自投
而京兆尹第伍琦嘉其貞烈京兆郡之大尹姓第五名琦字禹圭者嘉美二女之貞烈奏
去之以事奏聞于朝詔旌表其門閭下詔旌表其貞烈列以顯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永遠蠲免其家丁之差役家丁之差役○繆彤少孤後漢時人姓繆名彤兄弟四人皆

舊本關作爭鬪今從小

學諸本

舊本注飾作

舊本注飾

舊本注飾作

舊本注飾

或問子弟有不率教當如

何呂氏曰自正而家未正

必是未能盡感格之理

又求諸已直是如此始是

教之之道示蒙勿解云

形不尤人而自責誠實故

弟婦畏之更其行若其誠

不至為止分異之謀而為

則豈有此感應之理耶

更平聲○北史循吏傳

同財業及各取妻及諸弟各娶妻室諸婦遂求分異
又數有鬭爭之言又數數有相鬭相爭之言彤深懷忿歎
乃掩戶自撝曰乃閉戶自撝其身謹慎其行彤深脩身謹行
學聖人之法效學聖人禮法將以齊整風俗將欲施行當世人禮法以齊整天下之風俗
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如何使諸弟各分弟及諸婦聞之
繆彤自責之言嘗首請罪盡皆悔過改異不能自正其家

彤厚和改睦之行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北齊時姓蘇名瓊字珍將欲施行當世人禮法

積年之久無能決斷

各相援據人以為証據

乃至百人至百數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

命人以爲証據

天下難得者兄弟兄弟分形連氣易求者田

天下至難得者

句讀云乙姓普明名

又云諭曉也

地田地者身外之物乃人所易得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失去心如何汝失弟心

小補韻會云無聲出涕曰泣

更平聲

以爲如何詰之發其良心也因而下淚太守因發此感激之言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百証人聞蘇瓊誠諭莫不爲感激洒淚

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普明兄弟皆知悔過叩頭請罪乞求

諸

晉書列傳覽字玄通王道其孫也舊本祥下有之字今從小學諸本注賢並作覽琅作琅

當時作時常句讀云遇章句云楚撻之痛楚也舊本子作於今從小學待也

出行再加恩省分異十年遂還同住遂復還家同覽居住○王祥弟覽晉王第名覽

祥之

舊本趨作趨今從小學諸本注同

母朱氏遇祥無道王祥後母朱氏以王為之代勞又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即能啼泣抱護不得母撻至干成童至十五歲

以上成童

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王祥與兄共為之代勞又虐使祥妻又以非理事祥與兄共為之代勞

以上

亦趨而共之王祥之妻亦能躰夫心趨而共為之朱患之朱氏憂患親子夫婦之勞乃止止○

晉右僕射鄧攸西晉右僕射姓鄧名攸字伯道永嘉末沒于石勒晉懷帝永嘉末年石勒

以上

句讀及集疏早作垂

句讀云弟子弟之子息子息

亂勒作過泗水乃奔走而經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以牛馬負載妻子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載妻子逃度不能兩全自度其力紀子與往不能俱全其生乃謂其妻曰乃議謂吾弟

早亡唯有一息唯此理不可絕於理不可使其無後止應自棄我

兒耳今止當存往自舍棄我兒幸而得存若幸免患得存性命我後當有子我於後日當有乃棄其子而去之乃舍棄子而去

卒以無嗣厥後鄧伯道終無子時人義而哀之當時之人義以能存子弟哀其不應無後爲

之語曰天道無知天理茫茫其無知乎使鄧伯道無兒天奚為使其無子以絕其後

弟子綏服攸喪三年後來其弟之子鄧綏服鄧攸之喪三年以父之禮報之也○晉咸寧中大疫晉武帝咸寧間疫癟大作庚袞二兄俱亡時有姓庚名袞者其二兄染疫癟俱喪亡次

章句云疫癟疫亦曰癟衰字叔袞舊本注下屬

晉書孝友傳

近世舊家家法之正惟

舊本衍作撫今從小學諸本呂氏童蒙訓以道號景透宋人

章句云尊父行者稱之為叔長年長於我者稱之為兄貝原益軒曰不呼字則不稱名不言而可知

昆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惟獨濟州昆氏因名說文字以道者教戒其子弟皆有法則調度群衆居處相與呼喚外姓尊長外姓非本宗也尊長父兄之行必曰

某姓第幾叔若兄若及也謂表叔伯及表兄弟必稱姓稱行稱位謙厚之道諸姑尊姑之夫

諸姑之夫父之姊妹夫也尊姑之夫祖之姊妹夫也必稱姓稱行稱位

未嘗敢呼字也不敢稱名不敢稱稱姓稱行稱位

未嘗敢呼字也掌以祖父之尊也

友同必曰某姓幾大大長老之稱必稱姓稱行稱位

必曰某姓姑夫姓稱姓稱行稱位

未嘗敢呼字也亦掌以祖父之尊也

游者敢稱名稱掌以

其有父之尊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當時故家舊族禮

昆以道正家也○包孝肅公尹京時色極字希仁賜謚孝

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其治下之民有自稱曰某人以白

金百兩寄託我家今其人已死矣

予

舊本榮作榮注同

其子不肯受願還其子願尹命其子還之尹召

其子辭曰讓之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時未嘗

以白金委寄於他人家也

兩人相讓久之兩人互相辭讓久之

呂榮公聞之曰榮公聞其事嘆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今世俗之人喜謂無好人三字者必其身不能行善故發是言

可謂自賊者矣此可謂自賊害其德者矣

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人性本善蓋可以爲堯舜

蓋觀於此而知之以此事觀之知人性之皆善也

門闕過君之宮必下車趨見路馬見君上駕歸老子家過宮

石奮石奮漢文景時人四子長子名建次甲

次乙次慶皆位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

致故子孫爲小吏子孫有為小官

來歸謁來歸于家

必軾焉軾車前橫木憑

注答作告

注賊作財句讀云古人謂孟子陳氏曰人性皆善未嘗有惡世人喜言無好人者則是不知己性本善甘於累棄而不悔豈不自害其身乎舊本蓋作書列傳舊本注甲作申及集疏集成作官又趨作超今從小學諸本

朝服見之見之答之以禮也不名不呼其名者謹厚之至也子孫有過失

謂在笑及

祖音但

不謂讓不譏謂爲便坐為便側之處而坐非正堂對案不食飯食設于案對之不舊本音注無音字注無音字食以然後諸子相責然後諸子悔自責

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不謂讓不譏謂

祖音但

遯作進句讀云訴々和悅也然後諸子相責然後諸子悔自責

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不謂讓不譏謂

祖音但

舊本音注無音字注無音字食以然後諸子相責然後諸子悔自責

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不謂讓不譏謂

祖音但

舊本音注無音字注無音字食以然後諸子相責然後諸子悔自責

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不謂讓不譏謂

祖音但

章句云齊魯多儒者唯謹子孫僅僕雖和悅而不放肆也食以然後諸子相責然後諸子悔自責

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不謂讓不譏謂

祖音但

勝冠者在側子孫年及成人勝當冠服者侍立在側○勝音升勝冠者在側子孫年及成人勝當冠服者侍立在側○勝音升勝冠者在側子孫年及成人勝當冠服者侍立在側○勝音升

祖音但

勝冠者在側子孫年及成人勝當冠服者侍立在側○勝音升勝冠者在側子孫年及成人勝當冠服者侍立在側○勝音升勝冠者在側子孫年及成人勝當冠服者侍立在側○勝音升

祖音但

君尚無恙而其父萬石君雖老尚康健而無病恙君尚無恙而其父萬石君雖老尚康健而無病恙君尚無恙而其父萬石君雖老尚康健而無病恙

祖音但

每五日洗沐漢法居官者每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每五日洗沐漢法居官者每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每五日洗沐漢法居官者每五日則休假一日以

祖音但

親中希廁渝中希中衣廁渝近身小袴也私竊問取親中希廁渝中希中衣廁渝近身小袴也私竊問取親中希廁渝中希中衣廁渝近身小袴也私竊問取

祖音但

復與侍者復付侍於侍御之人○希音裙廁廁吏反諭音投復與侍者復付侍於侍御之人○希音裙廁廁吏反諭音投復與侍者復付侍於侍御之人○希音裙廁廁吏反諭音投

祖音但

不敢令萬石君知之萬石君聞之對不敢令萬石君知之萬石君聞之對不敢令萬石君知之萬石君聞之對

祖音但

萬石君讓曰萬石君請罪萬石君讓曰萬石君請罪萬石君讓曰萬石君請罪

祖音但

肉袒謝罪袒衣露肉請罪肉袒謝罪袒衣露肉請罪肉袒謝罪袒衣露肉請罪

祖音但

是尊入閭里是尊入閭里是尊入閭里是尊入閭里是尊入閭里是尊入閭里

祖音但

蓋作蓋

顏師古曰謝罷告令去

內史坐車中自如

內史自驕安坐

固當於理固當蓋

乃謝

罪乃許罷慶

罷慶之責而復食也

慶及諸子入里門

因石慶不下車之責故後石慶及諸子入至巷

趣至家則下車步

趣至家

○疏廣爲太子太傅

漢疏廣字仲翁宣帝立太子拜廣為

門上疏乞骸骨

太傅加賞賜黃金三十斤

太子賜五十斤

太子亦贈賜黃金五十斤

加賜黃金二十

斤

疏平聲

上書于朝乞身還家即今告老也○疏去聲

歸鄉里

舊本趨作趨今並從小學諸本注並同注之時以上十三字分在本文君時下富之有富貴之集而成置作買舊本注人處以上十一字分在本文人所下從作往二買置並作置買今從集疏所引合璧章句云說以言誘之也宣從至田宅作意勸誘廣為子孫置田宅勿泄子孫有此言也曹參傳自從其所諫參意與此同顏師古曰惇惠也舊本合作宣

樂音洛數音朔共音供舊本無有字又二以共並作以供今並從小學諸本

注竊作竊舊本冀作異

日令家供具設酒食

每日令人供給饌具置設酒食

請族人故舊賓客

幾斤數數問其家人白金

之餘剩者尚有幾斤

趣賣以共具

催促家人賣餘金以供給饌具○趣促同居

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疏廣告于廣之兄弟與鄉里年高之老人及疏廣平昔所親愛之人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

址言為子孫者望及家君富有之時頗可置立產業基址以為子孫之計將君上所賜之財費用且盡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

大人昆弟老人宣業基址○說音稅

老人卽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

大人昆弟老人卽於閑暇

空隙時對疏廣言

廣曰吾豈老悖

我豈老老戾悖不念子孫哉

孫生計

顧自有舊田廬

念我自有舊遺田產廬舍

孫勤勞用

足以共衣食

足以供給衣食

益其過愚而多財

賢而多財

但教子孫急惰耳

增益以為多餘

為人賢德

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不務勤勞是教以急惰耳

盈侈必置重其過惡

且夫富者衆之然也

且夫富於錢財

不欲

吾旣無以教化子孫

今我既不能以

善道教導子孫

不欲

又云贏作羸今並從小學諸本注並同注云贏亦餘也舊本注無

又云益增也舊本注多

愚而云五字修作多

術作御今並從集疏所引

合璧

善行

益其過而生怨不欲使之多財而增益其過而銜怨於人

又此金者聖王所以

惠養老臣也

況此金是聖君所以優養年老之臣而我豈敢虛受其賜

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享其賜

故設置酒食樂然與鄉黨宗族之人共享聖君之賜

以盡吾餘日終我

不亦

可乎

宣不

○龐公未嘗入城府

漢龐公字德公隱居襄陽其足跡未嘗入城中府中

夫

妻相敬如賓劉表侯之

劉表字景升漢之宗室時為荊州刺史聞其賢乃往訪之

龐公釋

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

而其妻與子耘草於其前

表指而問曰

劉

先生苦居畎畝謂先生勞苦居處

畎畝雖勤也後世將

而不肯官祿

不肯

出仕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遺猶及也後世將以利祿動乃歎息而去

而不肯官祿

遺音位

皆遺之以危

舉世之人居富貴者皆遺子孫以危

今獨遺之以安

我今自食其力無所顧慮而獨

子孫雖所遺不同

所遺子孫安危雖不同

未為無所遺也

未為無遺於子孫也

舊本龍作隴今從小學諸本句讀云釋猶罷也龍間高處也畎田間水道也舊本注勞作若

表歎息而去

劉表知其立志高雅不可以利祿動乃歎息而去

○陶淵明爲彭澤令

不以家累自隨

不以妻予隨往

送一力給其子

晉時陶淵明字元亮

為彭澤縣令尹

送一僕

書云

汝旦夕之費

汝旦晚之勞費

自給爲難

自己供與其子

他人生養之子

此亦人子也

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今遺送此僕助汝薪水汲水之勞費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

崔孝芬仕至太常卿兄弟二人有孝道義慈厚

兄孝芬克盡恭敬和順之禮

記其恭也

相集對議

而後分給

鶴鳴而起且溫顏色

且溫藉兄之顏色盡其順也

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

聚對分

不入私房

不敢入於自己之房

吉凶有須

吉有寃婚之禮凶有喪葬之禮有所須費

諸婦亦相親愛

諸婦謂孝芬兄弟之妻於妯娌之情於親戚亦自相親相愛

有無

舊本注為作自

謂作與

共之 於衣服飲食之類有則共 **孝芬叔振既亡** 孝芬之叔後孝

崔振既亡之後奉事生身之母之禮上

芬等承奉叔母李氏 後來孝芬兄弟承奉叔母李氏

若奉事生身之母之禮上

舊本清作清今從小學諸本清七正反

集成咨作答

旦夕溫清 蚤晚之間寒則致其暖暑則致其涼

出入啟觀 啟告也謂出必面觀見也謂入必面

巨細 家中之事或大或小

以咨決 咨稟而聽叔母裁決

亦皆入於叔母李氏之庫

四時分齋 齋子也四時謂春夏秋冬

衣衫之類有所分與子孫

李氏自裁之 皆聽叔母李氏自裁處

亦皆入於叔母李氏之庫

如此二十餘歲 如此不紊常法歷二十餘年之久

○王凝常居慄如也 王凝

勤儉恭恕 治家以四者之教勤而不怠儉

正家 以四禮冠婚喪

舊本齋作齋今從小學諸本注同

示蒙句解云齋童蒙尤宜如此御家之道

係此尤重若夫好華飾求珍玩而費無用之錢財者固不足言失至營風流構新奇而費無益之精神亦於修己治人之道其所害不少所宜深戒也

祭

齊家以四者之禮謂既長而冠既冠而娶喪以送終祭以追遠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

假

聖人之書乃禮義之宗公服禮器乃禮法之守不可借入亦不可借於人

垣屋什物必堅樸 垣牆也

舊本注飾作歸句讀云蓋其為人不苟故每事亦不苟如此

唐書孝友傳

曰無苟費也 無得華飾於外苟費錢物

門巷果木必

方列

經畫門巷裁種果木必要方整成列

曰無苟亂也 無得顛失次苟亂行列

○張公藝

九世同居

東平郡壽長縣人張公藝其家父

北齊隋唐皆旌表

睦族之道

問其所以能和睦宗族之方法

召見公藝 高宗召請

問其所以能

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

張公藝書忍字之意以為宗族所以不相和協

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

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

皆由在上介給衣食

章句云忍含忍隱忍也呂氏曰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光勢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三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衍公嘗說喫得

善行

三斗鹽醋方做得宰相蓋
言忍受得事也 舊本注
均平以上十二字分在本
文不均下 舊本苟作若

今從小學諸本 吳氏曰

今之人有父子異居兄弟

原其所始皆因小嫌浸成

大戚往相視如讐敵由

不知忍之道也 凡人所居

儻能大書忍字惄於堂上

車如所為或有違於尊長

之意欲治之則觀忍字含

恩而不治尊長所為或

不合下情欲言之則觀忍

字隱忍而不言夫如此上

知忍而不肯陵下如一身矣此公藝所

五雜組云明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

惟不聽婦人言耳 ○韓文

句讀云行歌類 又云

此詩蓋賦而興也 舊本

柏今從集成及集疏

注同注望之作之望

韓文注云不能千里者以

遠聚族盛大百年如一日

千口如一身矣此公藝所

以九世同居而不替也

董生召南連舉進士不得志故文

子廟庭董生召南連舉進士不得志故文

公作歌行以送之所以叙其孝慈之德

唐州桐柏山中

董生召南連舉進士不得志故文

公作歌行以送之所以叙其孝慈之德

苟能相與忍之 大而在上小而在下若能相與容忍 則家道雍睦矣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

唐朝韓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卒賜

壽文公至宋神宗朝封昌黎伯從祀孔

淮水出桐柏山 淮河之水

其源出於

柏山中東馳遙千里不能休

向東奔馳而遙望之

雖千里之外不能休止

淝水

淝水在合肥縣出桐

里之遠近得百里便入於淮流

以此董生居下不能及遠也

壽州屬縣有安豐

壽州所屬之縣有安豐縣

唐貞元年時元年間之時

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

中隱居不仕行孝義於中

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

由是

天子不聞董生之名譽孝義之聲

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

門外惟有公差之吏日來

唯

有天翁知獨

唯

有天翁知

獨跳貌 蹤屬玉反
木注蓋作蓋 吳氏曰董舊
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
祥瑞見於異類如此 朱
子曰上句誰將疑而問
之々辭也下句無與傳答
而決之々辭也

歸 狗母歸來○覆扶又反

亦相慈愛有如此誰
人將與之為傳類

誰 兄弟結
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

且貴而食君王之俸祿不
慈不友而貽父母之憂愁

在公卿間

嗟哉董生之孝慈
慈感化於異類

兄第爲

溫公家範 緯謚元公
句讀云節度使官名

仲郢字諭蒙 鄱音頴

亦獨何心 此人亦獨
是何等心

嗟哉董生無與傳
無人可與之為傳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

唐河東道節度使姓柳名
公綽字子寬○使去殼

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

每平旦輒出至小齋 每日發於天色平明
公綽子名仲郢公權子名仲憲輩等皆
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 整冠束帶於清晨時省候於中門之北

公綽決私事

公綽裁決

私家之事接賓客

接待賓客

與弟公權及群

從弟再會食

自旦至莫

舊本齋作齋注並同
公權字誠懸

仲郢字諭蒙 鄴音頴

自早朝不離小齋

不離去

燭至日晚燈

則命一人子弟執經

史躬讀一過訖

則命子弟一人手執經書史

乃講議居官治

家之法

乃就講論經史中所載居官為

或論文

或講論文章

或達其正義

或

聽琴

或聽彈琴以

禁其邪思

至人定鐘

至人安定

然後歸寢

然後各歸就寢

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

諸子仲郢復候於中

門之北以盡昏定之禮

凡二十餘

年

如此者凡二

未嘗一日變易

未嘗一日

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

不許

先君

食肉

我之兄弟隨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之時

乃謂人曰昔日

公綽自稱其父子溫

也乃謂人曰昔日

我之兄弟隨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之時

吾至

今遇饑歲禮當節約

吾至

姑姊妹姪女之中有孤嫠

者

姑姊妹姪女之中有孤嫠

父嫠而無夫者○嫠音離

離是傍

族遠必爲擇壻嫁之

又云姪謂兄弟之女

舊本發作娶集成及句讀作

娶今從集疏注及音注同

注姪作侄

音注無音

字舊本疎作疎

注傍

作房

賢作資 飾作飾 句讀
云倉鏡匣也 貝原益軒
曰染為文者謂不繡而省
功也 倉音廉

自讀云其指節度也

舊本鹽作鹽今從小學諸
本注職作貳

舊本莫作暮

舊本前今並從小學諸
本注上候作侯 竹田定直
曰為言者辭謝之言也

句讀休作休

亦必為之選擇 皆用刻木粧奩 粧奩粧飾之奩卽鏡臺也 刻木為之寢素易成 繡文絹為
賢塔以嫁之 資裝 纈繫也 繫絹染為文以為資 資裝省約易辨也 ○ 繡胡結反
待資裝豐 裝省約易辨也 資裝豐備 公綽常厚完備 何如嫁不失時 言若待豐備必失時也 及公綽卒仲郢一
權未嘗不束帶 凡見叔公權未嘗不整冠東帶 為京兆尹鹽鐵使 奉事叔柳公權如奉事父公綽之敬 非甚病見公
歸 叔公權外出 爭立 必下馬端正執笏立 出遇公權於通衢 出外遇見叔公權於四通之衢 必下馬端
屢以爲言 叔公權屢屢以立 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終不以官職顯達 公綽妻韓氏 柳公綽妻韓氏卽仲郢母 相國休之曾孫
累改其恭敬之以

楷口駁反 少去聲 長上聲

乃は輔相君國丞相懷休之曾孫女

家法嚴肅儉約 韓氏家法嚴正

齊肅節儉省約

爲擣紳家

楷範 可為楷模範範

歸柳氏三年

嫁歸柳公綽至三年之久

無少長未嘗

見其啟齒 謂一家之內無少無長未嘗見其啟齒一笑

常衣絹素

尋常衣着絹素之衣

不用綾

羅錦繡每歸觀 每常歸家觀省父母

不乘金碧輿

不坐金碧粧飾之車

祇乘竹

兜子 祇乘竹

二青衣步屣以隨

雨箇青衣侍女步蹠屣以隨可見其儉約

常命

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

常命家人研黃連苦參熊膽三味苦藥為末和合圓為丸子

賜諸

其勤苦此又見其慈而善教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

五代史南唐時江州德安縣陳褒家十七世同居

共食之 長幼依次序列

坐而共食之

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楷口駁反 少去聲 長上聲

舊本繡作綉今從小學諸本注飾作飾章句云金碧與唐命婦所乘者

祇音止集疏云竹轎肩

人教子夜讀粉苦參熊膽為九與之否以資勤苦者

蓋夜讀久則血不歸肝而

火衝頭目朝旦而黃用此

降火和肝則血脉流通津

熨作熨鋪作鋪筵作

集成云不置奴婢日

會食堂上男女未冠笄者

別席御鄰化其德又云

至宋太宗時十八代不

分居

辛字彙云閑也閨

也所以繫牲牲也。句讀云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舊本注蓋作蓋○溫公家範

舊本相下有昉字。又無至字今並從小學諸本注是下有已字。昉字明遠謚文正公宋人。句讀云邸舍客店也。章句云餉糧也日給餉每日給以糧也。

宗諱李昉之子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十一章通實五倫之義或問此篇似少朋友章朱子曰當時是象編類偶缺此耳。章句云十一事言家教以見五倫皆係於此後漢書列傳。

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國朝溫公尊稱宋朝也謂我宋朝之公卿大夫能遵守先人之家法至於久遠而不

至諸犬爲之不食。蓋其孝友之至感○溫公曰國朝公卿衰榮唯故李相家。唯獨是故李丞相名昉者。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

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田園所收舍所收之貨錢及有官位者之俸祿餘資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計算人口每

婚姻喪葬所費吉凶事務有所須費皆有常數。皆有公用出入。其治家之法大槩出於翰林學士宗慤字武昌者之所制作也。

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諱所制也。

凡四十章

右實明倫

五章

或問第五倫曰第五覆姓倫名字伯魚漢章帝時為司空倫以公正見稱于時或人疑其不能無私故問之曰公有

不受我雖不受其馬。每三公有所選舉。常有所選用舉薦人材。心不能忘德於心不能忘其人。而亦終不用也。而亦終不用此私情以干譽之正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次往問退而安寢。歸則安然就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終夜不能眠寢。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若此二事推之豈可謂之無私情乎○劉寬雖遇倉忙卒急之際。南陽太守後為太尉。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夫人妻也。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乃使侍婢捧肉羹向已備。後漢劉寬為同其臨當朝會見前詐跌以翻污朝衣。夫人欲收之。劉寬神氣顏色不異。乃徐問其婢曰

舊本人作日今從小學諸本句讀云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縁着些心做便是私也。葉氏或問視已之子與兄子之間否程子曰聖人腔子有間是欲視之猶子也。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寬謚曰昭烈。卒蓋漫反。舊本注文作無音潮。舊本注之時以上十字分在本文朝會下。

正誤云當朝會將往朝而會集也

舊本已作以

又翻作齋

今並從小學諸

舊本注平作干

李氏曰奉音捧

污去聲

子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

劉寬者雖由性度之美如

此亦可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矣學者師之○

好去聲舊本注禮下有

好耗二字飾作飭

蓋作益三輔黃圖云三輔

者謂主爵中尉左右內史

武帝太初元年改京兆尹

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共

治長安城中至光武時扶

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

陵舊本儀表作表儀今

從小學諸本音注無二

後漢書注云告請也告

歸謂請暇歸舊本注之

門作之居風俗通云寺

音字馮音馮翊音弋

漢明帝時攝摩騰自西域

其中也正字通云佛寺

黨作黨實作寔○集疏

云茂才秀才也避光武諱

改茂才遺音位

莫音暮

朱子曰幾既動則已必知

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

程子論楊震曰知天知

神只是一箇知楊氏曰

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

以對越在天也

此管寧坐一木榻云今

句讀云危坐以尻著趺而

如跪也管寧章注云危坐

如跪否朱子曰古人席地亦

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

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

屈前着地觀畫圖可見古

人密處未見得其疎即是

此管寧坐一木榻云今

朱子曰幾既動則已必知

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

程子論楊震曰知天知

神只是一箇知楊氏曰

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

以對越在天也

此管寧坐一木榻云今

句讀云危坐以尻著趺而

如跪也管寧章注云危坐

如跪否朱子曰古人席地亦

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

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

屈前着地觀畫圖可見古

人密處未見得其疎即是

此管寧坐一木榻云今

朱子曰幾既動則已必知

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

程子論楊震曰知天知

神只是一箇知楊氏曰

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

以對越在天也

此管寧坐一木榻云今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

○楊震字伯起在荆

州刺史時其所舉

震謝舉

震曰故人知君

震曰天知神知何也

密曰莫夜無知者

密愈然獨

○茅容與等輩避

雨樹下

于野與同等同輩之人避雨於樹下

衆皆秉炬相對

人

相對坐

行過

見之

敬其容貌

獨異衆人

遂與共言

遂與茅

郭林宗行見之

太原人

郭林宗

因請寓宿

林宗謂爲

林宗因而就請

茅容止宿于家

旦日明日也茅

容殺雞設饌

善爛汝乎乎其性度如此

天性度量

○張湛矜嚴好禮

莊嚴肅而又愛其禮

衣冠亦必自整

家修治整飾

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一若尊嚴之君長

是蓋以義室慾及在

皆以為儀

建武初爲左馮翊

張湛於漢光武建武初年爲左馮翊太守○馮音平翊音亦

範表率

平陵告輶歸于望寺門而步

寺門湛鄉郡官府之門張

之屬官進前告曰

不宣步行

自慢其身

湛曰

張湛答曰

明府位尊德重

古者稱太守縣官皆曰明府

不宜自輕

馮軾於孔子於鄉黨

孔子乃是大聖

一人也於鄉黨中

恂恂如也然信實父母

恂恂如也必恂恂父母

自輕

公門見寺門而下車步行

古禮下車於公門

主簿進

平陵之鄉

平陵告輶歸于望寺門而步

寺門湛鄉郡官府之門張

之屬官進前告曰

不宣步行

自慢其身

湛曰

張湛答曰

明府位尊德重

古者稱太守縣官皆曰明府

不宜自輕

馮軾於孔子於鄉黨

孔子乃是大聖

一人也於鄉黨中

恂恂如也然信實父母

恂恂如也必恂恂父母

自輕

公門見寺門而下車步行

古禮下車於公門

主簿進

之國乃吾父母之國

所宜盡禮

所當下車步

行以盡吾禮

何謂輕哉

自輕

已設郭林宗謂此設饌為我而設既而供其母設饌既備供奉其母自以草蔬與客

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岳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何害林宗名泰舊本注林宗作茅芳容作林宗旦作蓋作蓋

晉書列傳劉石集疏云劉子聰漢王也石之勤也屬漢王陶潛其孫也

舊本注晋時作時晉蓋作蓋覽音闢

同飯菜與林宗同食林宗起拜之

稱曰卿者蓋尊之也因勸令學

因此獎勸令其從學卒以成德

稱曰卿者終以成就其德而不止于此也曰卿賢乎

設饌為我而設

既備供奉其母

自以草蔬與客

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

當岳足坐若獨居時垂足

坐難久盤坐何害林宗名泰舊本注林宗作茅芳容作林宗旦作蓋作蓋

○陶侃爲廣州刺史晉時陶侃字士行鄱陽人為廣州刺史

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磚也百甓百磚也陶於早

在州無事甓磚也百甓百磚也陶於早

過於優閑安逸甓磚也百甓百磚也陶於早

莫運

於齋內齊房之內○莫音暮

吾方致力中原時東晉定國江左中原之地為劉所據

過爾優逸吾方欲致力以興復中原之地過爾優逸

州無事甓磚也百甓百磚也陶於早

而不止于此也

於齋內齊房之內○莫音暮

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吾方欲致力以興復中原之地過爾優逸

人問其故問其運

答曰陶侃

問其運

答曰陶侃

問其運

答曰陶侃

問其運

吾方致力中原時東晉定國江左中原之地為劉所據

過爾優逸吾方欲致力以興復中原之地過爾優逸

皆此類也皆運甓也故朝夕運甓以習勤勞也

其勤志勤力陶侃勉勵其勤志勤力

後爲荊州刺史後轉為荊州郡刺史

侃

勤於吏職且勤習於吏職之事

恭而近禮接人以恭而近禮

侃

勤於吏職

性聰敏聰明敏速

勤於吏職

後爲荊州刺史後轉為荊州郡刺史

侃

勤於吏職且勤習於吏職之事

恭而近禮接人以恭而近禮

侃

勤於吏職

侃

勤於吏職

愛好人倫愛好人之倫理

禮謂其尚名教也

終日歛膝危坐終日歛膝危然而坐

閭外多事古者人君命將之辭曰閭以內寡人制之閭以外將軍制之

千緒乏時陶侃都督荊州故曰閭外也多事謂藩閭之事多也

萬端如絲縷之繁有千緒有萬端

固有遺漏陶侃在任

遠近書疏或遠或近往來書札

未嘗壅滯未嘗壅滯塞滯碍

常語人曰

引接疏遠且又引接疏遠之人

門無停客門下無停息之客謂勤於吏職

常語人曰

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大禹聖人也乃能愛惜一寸之光陰不使虛度

至大禹聖人也乃能愛惜一寸之光陰不使虛度

生無益於時當孜孜勤勉愛惜一分之光陰

豈可逸遊荒醉豈可安逸遊蕩荒怠醉酒虛度

是自棄也其生也無一善

其死也無一善

常語人曰

衆人當惜分陰當孜孜勤勉愛惜一分之光陰

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諸參謀諸

其身心者傳聞於後世

乃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於

疏語並去聲

集成人作者東晉云陰日影也又云大禹處洪水之時三過不入階陰也又云惜分陰非勉衆人是自勉

舊本後作世今從小學諸本注無後字

集疏談作譚舊本注無

句讀云捕博捕博局戲雙陸之類浮華謂老聃莊周

之言虛而無實也捕音

小學合璧

善行

世五

嘗笑語欵洽

尊敬之至未嘗與笑語與之欵洽

○柳仲郢以禮律身

柳仲郢字諭蒙

內齋

出自內齋燕息之所

未嘗不束帶

未嘗不整冠束帶敬以持己

三爲大鎮

柳仲郢常為斂

居家無事

居處家庭無事之時

亦端坐拱手

端正而坐張拱其手

嘗笑語欵洽

尊敬之至未嘗與笑語與之欵洽

○柳仲郢以禮律身

柳仲郢字諭蒙

示蒙句解云僧釋氏道老

氏度化度之義言令人作僧度凡西土之法欲為僧

道者必乞官府之度牒不然則不得擅為僧道集疏云賊吏受賄也凡非理

所得財賄皆曰賊法刑法

又云在官以下皆柳氏之

家法示蒙句解云僧釋氏道老

氏度化度之義言令人作僧度凡西土之法欲為僧道者必乞官府之度牒不然則不得擅為僧道集疏云賊吏受賄也凡非理

所得財賄皆曰賊法刑法

又云在官以下皆柳氏之

家法示蒙句解云僧釋氏道老

氏度化度之義言令人作僧度凡西土之法欲為僧道者必乞官府之度牒不然則不得擅為僧道集疏云賊吏受賄也凡非理

所得財賄皆曰賊法刑法

示蒙句解云僧釋氏道老

氏度化度之義言令人作僧度凡西土之法欲為僧

道者必乞官府之度牒不然則不得擅為僧道集疏云賊吏受賄也凡非理

所得財賄皆曰賊法刑法

又云在官以下皆柳氏之

家法示蒙句解云僧釋氏道老

氏度化度之義言令人作僧度凡西土之法欲為僧道者必乞官府之度牒不然則不得擅為僧道集疏云賊吏受賄也凡非理

所得財賄皆曰賊法刑法

舊本注宴作宴 舊本飾
作歸今從小學諸本

球音求

餌字子美

集疏云門人出入于門下之客也非弟子音注無音字集成蒼作倉威福書洪範篇章句云易戒也

威福書洪範篇章句云

易戒也

矣乃馮球也 馮外郎乃王涯曰 告於父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其女自因父家婚姻之事宴會而歸告王曰 王涯曰 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是馮球也

門人最密

馮球爲賈丞相賈餌之門下

賈有蒼頭

漢世奴隸以蒼

故稱

馮球忠於事主故

頗張威福

張威張福

馮召而易之

馮球忠於事主故

密召蒼頭而戒之

未

馮旬

未周

馮晨謁賈

馮球於清晨

食頃而終

酒至

出飲之

蒼頭疑馮球必以張威福事告主乃用毒

酒託地黃之名使二青衣童子捧與飲之

馮球忠於事主故

食頃而終

未

王賈皆遭禍

又明年王涯賈餌二人皆為宦者仇士良所殺

柳玭既述其

事而傷嘆曰

王以珍

王賈爲出涕

賈餌但為涕泣而已

不知馮球死之緣故

又明年

王以珍

既述其

事而傷嘆曰

王以珍

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

信知言其妖矣

徒知物之妖

王涯

之言也舊本注恩作思句讀云恩權之隆赫福機所伏也故謂之妖

又云盡忠謂盡心於錄也舊本注保作休

句讀云門客指馮球無音武

舊本注王作王

成作成○東軒筆錄小補韻會云解聞上也唐進士由鄉而貢曰解並去聲書言故事云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爲南省注云廷試御試也詳云三試科舉各有次第中其第一為首冠鄉試第

翰林學士劉子

曰儀戲謂之曰

狀元試三場

如今考試三場皆為傍首

一生喫着不

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所謂望之儀然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卽之也溫○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於寫字時甚加敬謹嘗謂人曰非欲字好非是欲要字好而敬是為學之道只此是學只好此敬便忠定公見溫公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舉進士不就還從司馬溫公講學卒賜謚忠定○劉謂人曰其誠乎誠者不欺不僞今欲行之以何者為先務公曰自不妄語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念則妄則操行亦不妄矣劉公初甚易之劉公於始初之時以不妄語為甚易及退而自櫛枯及退去而自櫛櫛為○櫛音隱括古活反日之所行與凡所言日用之所當行者與凡所言者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矛盾傷人而盾蔽之不能傷也謂所行所言若掣肘矛盾自相違悖者多矣○掣昌列反時音昂矛

者而言也竹田定直曰妄語與佛家所謂妄語同言虛偽之語易音異肘陟抑及肩食準反舊本櫛括作櫛括今從小學諸本音注同集疏引作予句讀云採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皆制木之器也櫛括章句云謂自點檢肖察也制肘見家語其略云寔子賤為罩父宰請君之近史俱至官令善則從而怒之韓子云人有鬻矛與盾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能應池言行之行去聲元城語錄序集疏談作譚竦音聲舊本無射字今從小學諸本音注無音字而已矣朱子曰劉元城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

音謀盾汝允反力行七年而後成勉力篤行至於七自此之後言必顧行行必顧言不相違悖如「致」表裏相應內外相合遇事坦然凡遇事則行之坦然無礙滯常有餘裕常常自○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劉忠定公接見賓客與之談體無欹側身體無欹邪偏側○欹音欺肩背竦直肩峯背脊身論過於時期公接見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公平生存心正直○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姓徐名積字仲車於弱冠時徒步從胡先生講學先生門人千數獨以別室處之潛心力行沉潛其心勉力篤行不復仕進學有所得故不復見於貌者如此其學以至誠爲本其所學以至誠不欺為本事母至孝父早亡事每能盡孝安定忽厲聲云安定先生忽然大聲以警動之頭容直頭之容某因自思積自名因安定之言以自思省不獨頭容直不獨是頭容要正直

以知人之貴賤○呂氏童蒙訓頭容直禮玉藻篇

舊本下容作容注並同

又謚作謚今並從小學諸本注同

文中子事君篇王贊其弟也舊本絜作絜今從

小學諸本注靡作靡

污作汚長音仗舊本于作於今從小學諸本東旨云一

是武華靡

是正服色

柳氏家訓舊本注錯並

作錯金作舍錢作錢

今並從小學諸本

召下有之字肉羹藏肉藏

章句云筭

鮑菜之賤者舊本注嚼

作齧蹴下沒反舊本

溫公訓僉反舊本注清舊本僅

容作近安今從小學諸本

北反

杜佑曰奉禮本名

治元句讀云已太也舊本注奉禮以上廿一字分在本文奉礼下無事

宋人漢書百官志云王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掌章表書記

之蒙句解云由儉入奢易

由奢入儉難是古今之名言也

王食書洪範篇

示蒙句解云由儉入奢易

由奢入儉難是古今之名言也

舊本此作何又頻作果

今並從小學諸本外人不知

示蒙句解云指他人不知

公意者言

心亦要直也於人之心亦自此之後更不
要正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故有邪曲之心

卒謚節孝先生死後賜謚○文中子之服儉以絜文子所著之衣服儉素而不尚華靡潔淨而不使垢汚無長物焉但稱用而已無餘剩之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綺羅錦繡則侈而有文矣故皆不入于室

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唐時高鏗字弱金為禮部侍郎兄弟三人長名錢宗翹之為翰林學士次第傳與之俱居清列其爵位尊貴皆事中次郎高鏗也非速客不二羹

歲非是請召客則不設二樣羹藏○歲音恣夕食翫葡萄而已葡萄藏葡萄瓠瓜皆菜名日夕所食止翫葡萄之菜而已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初宋真宗朝公名沆字太白鮑音庖拜相卒謚文靖治創室宅也封丘門宋汴都城門名

廳事前僅容旋馬廳所以治事故曰廳事所創之廳前

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居創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居創

此爲宰輔廳事誠隘此言吾爲宰相之職廳事誠爲狹窄爲太祝奉子孫居之

禮廳事則已寬矣太祝大臣子孫世蔭之官高子孫典祭祀爲太祝奉禮所居之廳事則大寬廣矣

文節公爲相張公名知白字用晦初爲掌書記後用平章事卒謚文節自奉如河陽掌書記相奉養其身衣服之儉飲食之薄如在河陽為掌書記時

少而自奉若此而自奉養其身若此之薄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漢公孫弘曲樂阿世汲黯面數之曰弘位至三公而爲布被此詐也謂公之儉如公孫弘布被之詐公宜少從衆公宜畧順衆情以嘉祿養上

舉家錦衣玉食王食言美食如玉之貴故曰王食何患不能何憂患不能得顧人之常情顧視人世常情由儉入奢易從儉約而入由奢入儉難

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從奢侈八儉約則難

於今日一一旦身亡祿絕家人習奢已久家中長幼習不能

句讀云頓遽也舊本頓作頓今從小學諸本

注儉約以上十七字分在本文去位下身存以下十三字分在本文身凶下存時下無以字

頓儉不能從必至失所必至敗亡如一日乎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於儉約時以儉約去位時亦以儉約身存於溫公謂父烏判官時也士大夫習俗清儉皆是如此人不相非也所以時人不相非議會數而禮勤

至未嘗不置酒凡賓客至家未嘗不設酒以待或三行飲酒未嘗無器用甕漆器皿則用甕器漆

梨栗棗柿席中之果止於梨栗棗柿以其常有者爲羹以其常食者

溫公謂父烏判官時也士大夫習俗清儉皆是如此人不相非也所以時人不相非議會數而禮勤

前漢書曰論語沽酒云沽酒在民薄惡不誠是以濫惡故沽於市而可也舊本注果並作棗字彙云凡非穀而食皆謂之肴舊本首作穀今從小學諸本注皿作血堯音

舊本注僭作贊

會面雖頻數而禮物薄而情厚品物雖儉薄而敬情則篤厚近日士大夫家

意勸勸○數音胡酒非內法近日溫公時也士大夫之家奢

借之甚酒非宮禁內制造之法果非遠方珍異果品非

珍貴食非多品食饌非奇異是多品

友實客朋友常數日營聚常數日前營辦積聚然後敢發書書請客

招賓客故不能數會而禮義情意亦自不勤厚不止奢靡之弊也舊本注蓋作蓋舊本乎

又是作此今並從小學諸本句讀云時公已作相矣

舊本注父祖作祖父靡本注同注飾作飾舊本美作靡今從小學諸本

舊本注父祖作祖父靡本注同注飾作飾舊本美作靡今從小學諸本

